

(上接10版)

我发表正式作品是在1974年，那天是星期天，我还抱着几件旧衣服在一家小店里缝补，因为缝补要价很高，红鼻子老板惹我生了一肚子气。路过市邮政大楼前，无意中朝报摊上瞥了一眼，《西安日报》上显赫地有我的那篇文章的标题——《深深的脚印》。我顿时眼睛直了，跳着过去看，果然有铅字打出我的名字。我失控地叫了一下，四周人都看我，我自知失态，等四周人散去，我捏了下口袋，里面只有两毛钱，故意慢腾腾地装作满不在乎地走近报摊，说：我买十张。卖报人只卖给我一张，声称不要糟蹋了新报纸。

我幸运的是，在大学毕业，按政策条件我该回山区去教学，但省出版社却硬要我去，让我成了一位文学编辑，并分住在五楼六平方米的一间斗室里。编稿之余，我写了散文、小说向四面八方投寄，后又四面八方收到退稿，我有些心冷，恨过自己命运，也恨过编辑，常常深夜一人伴着孤灯呆坐。短篇小说《满月儿》在京获奖后，赴京路上我激动得睡不着、吃不下。临走时还写了七八封信，准备领奖的那天从北京给朋友发出报捷。北京座谈会上坐满了白发苍苍的老作家，听他们谈谈作品，再看看他们平和的态度，我的嚣张之气顿时消失。想我有什么自傲的呢？不到西安，还不知道山外世界大小，那七八封信被我一火烧了。颁奖的七天里，我一语不发。回家把获奖证书扔给妻子，说：“把它压在箱子底，永远不要让人看见。”

季风：您一直有很多要紧的社会职务，也参政议政，数次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，也是上届的全国人大代表，一切的时间都很紧张，所以您平时是怎么分配写作和读书的时间的？

贾平凹：我确实事情特别多，是上届的全国人大代表，还担任陕西省作协主席的职务，在那些位置上就要有责任、有担当，参加的会议就特别多。再一个活动也多，陕西任何的文学活动我都要参与，并不是说你想参加，而是必须参与。还有西安是个文化古城，来旅游的朋友特别多，谁来都跟我打个电话要招待，接来送去的，基本上占据了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，剩下的才是读书、写书的时间。没有一个整段时间。所以我说自己都是在业余时间写作。我从大学毕业到出版社当编辑，现在我还管着两个刊物，所以写作的时间都是业余的。每次来人我就得接待，和对方聊，对方刚走我就开始写作，长期在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好处，就是我只要有空闲，马上能进入自己写作的境界。再一个我现在睡眠好，多早多晚我瞌睡来了就能睡，体力能恢复，这样就保证了创作量。

把历史还原给文学 ——贾平凹《秦腔》获奖

2006·西安



贾平凹在《秦腔》荣获首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的颁奖现场

在写作和读书中，就无意牺牲了很多的家庭生活时间，很多时候顾不上家。我跟家里人讲，你不要指望我在家里干这干那。我过去没给女儿开过一次家长会，也没有送女儿到医院去过，那些都是老婆干的活。正常情况下，我每天早上8点从住处到工作室，到了就开始工作。中午随便在工作室吃些。陕西人吃饭也不讲究，自己下一碗面或者煮一碗素饺子就可以了。从8点半写到中午11点结束，吃完饭睡上一觉，到下午2点半或3点，再开始写两小时，5点以后就不安宁了，有来签书的，也有来讨论事情的。晚饭后基本不再写，现在晚上也从来没写过，都是走走路、聊聊天、打打牌、吹吹牛等，别人干啥我也干啥。一年四季都是这样，包括大年初一也这样。长时间写作让我不喜欢人多，见不得谁总来，孩子来的时间长了也烦。所以在大年初一清早我把饺子吃完，就到工作室去，中午回去吃个饭，下午又来，年年都是这样的。

季风：您是擅长语言的小说家大师，也极懂语言的妙趣及写作方式。为什么您说文学评论家不能搞

创作，却像音乐厅上的指挥者要站在重要位置上？为何您在指导年轻一代作家写作时，非要强调说当下作家要有现代性，要有传统性，更要有民间性？

贾平凹：世上有很多东西，都是模模糊糊的。为什么理论家不能搞创作，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，道理都明白了，就写不成了。如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认识时间太长就不想结婚的道理一样。结婚的男女，都是糊里糊涂的。

我提醒我们陕西作家要有现代意识，如果你的意识太落后，文学观念落后，写出来的作品肯定不行。传统中的东西你要熟悉，你即便是很欣赏西方的认识论，但也得更了解中国式的审美方式，因为你是东方人，是中国人，你写的是东方的故事，也是中国的作品。包括作家更要从民间学习，这是进一步丰富传统，也是为现代意识做基础，并做推动的。这也是我对我们陕西年轻一代作家的认真期待！

(文字整理及图片资料的贡献，要在此特别感谢贾平凹先生及他的挚友木南先生帮助完成。)



贾平凹在田间守望青苗



贾平凹在山野走累了，寻找一汪清亮山泉饮用



贾平凹与挚友木南先生